

中国新起点

柯象中 宋 伟 著

THE NEW STARTING POINT
OF CHINA



经历了政治神话、经济神话之后，
中国正迎来一个更加人性化的全面发展时代

华夏出版社

中国新起点

柯象中 宋 伟 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起点/柯象中、宋伟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

ISBN 7-5080-3392-2

I. 中… II. 柯… III. 文化-研究-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0509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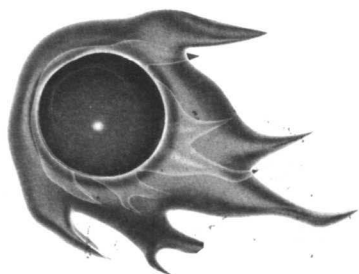
北京圣瑞伦印刷厂印刷

880×1230 1/32 开本 8印张 208千字 2插页

2004年2月北京第1版 200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16.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经历了政治神话、经济神话之后，
中国正迎来一个更加人性化的全面发展时代**

自序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谁要是能把中国经济弄清楚了，他绝对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觉得中国经济复杂而难以把握，原因是他们平时的研究对象是成熟的（西方）现代经济，他们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现代政治和文化背景下的现代经济的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在他们看来理所当然、不言自明的事情，在中国却成了问题；而他们认为可能引发问题的，在中国却平安无事。这让他们常常在中国经济问题上出乖露丑。

西方经济学家的“窘境”充分说明，要想理解中国经济，必先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经济的这种“另类”是值得肯定和保持的。恰恰相反，它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落后的表现。这种“落后性”，在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比较中，可以一目了然。在与西方的比较中，我们不仅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不足，还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从西方开始的现代文明的精髓，这样我们才能知己知彼，发扬自己好的东西，汲取别人的长处，从而更好地改造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思想、文化。这正是本书作者也许很迂阔和鲁钝的立意的初衷。

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讲求实际的人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是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的经济学家的俘虏”。从事

自
序

文化历史的比较就更是离不开理论了，为了解释历史的资料，必须有理论的工具，因为无论你资料有多丰富，它决不会自己说话的。自从“革命”的意识形态悄然退场之后，西方的各种理论轮番登台表演。对中国人来说，“营养”的多元化肯定是一件好事，每个人都可以择善而从，避免偏食和营养不良，做到全面而均衡。至于本书，以前说得过多过滥的词汇、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论，诸如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原始积累、阶级斗争、剥削等一概摒弃不用，而采用一种工具理性的态度（凡有利于发展的均受到肯定），力求客观地分析、比较中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

本书把“竞争”作为核心的概念加以突出，使之成为经济、思想、政治诸方面比较分析的一个基点，在此基础上，引入竞争的条件（多元）和竞争的规则（制度），以此来诠释“现代化”的进程。应该说，这样的概念，这样的思路，在西方并不新奇，甚至可以说是“过气”的理论，是理所当然、不言自明的思想。然而，在中国，在一个 2000 多年来一直强调社会和谐、崇尚无欲无争、追求绝对平等、政治和文化一元化这样一个社会而言，“竞争”恰恰是一个人们心中缺少的概念和意识。如今，经济生活中，人们已经开始接受和慢慢地欢迎“不断竞争”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但是，在其他方面，如社会、文化、思想和政治领域，“竞争”仍然不是一种常态，人们仍然不习惯于竞争。因此，突出“竞争”概念，是有相当针对性的。我们知道，单以“多元竞争”来诠释现代文明发展的进程，是有偏颇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但是，为了“针对性”，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把“多元竞争”这个现代文明的规律说得尽可能透一些，我们只好“以偏概全”了！尽管如此，我们深知，本书中有关“多元竞争”的概念仍有不尽不祥不实的瑕疵。

本书写作得到了王晓峰、林敏、高云才、黄开发诸君的不少帮助和鼓励，责任编辑倪友葵先生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此谨致最诚挚的谢意。我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朱靖华老师和同乡先贤

江绍华先生给我的一贯的教诲和鼓励。

一桌“菜”总算做出来了，但“味道”怎样，心里没底，我此刻的心情忐忑不安，正如一个考生在等着高考的分数，等着最后的评判者——读者的评判！

此为序。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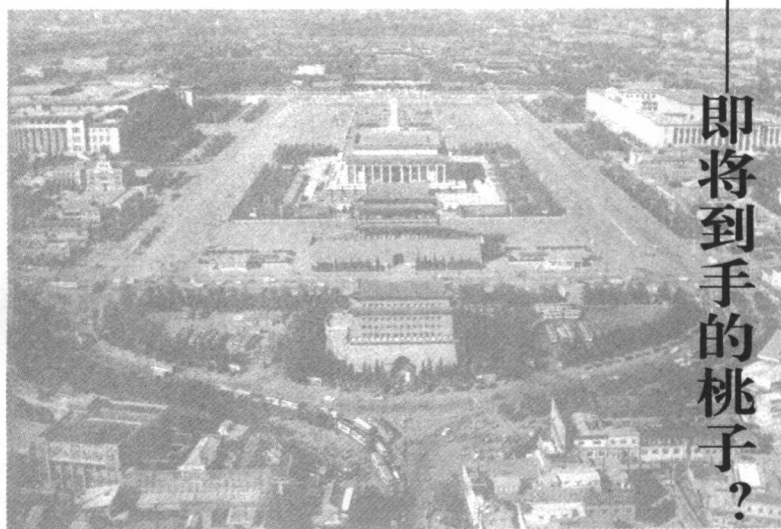
自 序	(1)
引 言 现代化——即将到手的桃子？	
第一章 现代文明为什么首先出现在西欧——以中国为参照系看西欧	(17)
第一节 不一样的起点：强盛的中国与贫弱的西方	(20)
第二节 西方为什么胜出（一）——思想和信仰的多元竞争是文明突变的“催化剂”	(24)
第三节 西方为什么胜出（二）——制度化的政治多元竞争是文明突变的燃料	(28)
第四节 西方为什么胜出（三）——经济的多元竞争是文明突变的发动机	(35)
第五节 西方为什么胜出（四）——文明突变的其它因素	(42)
第二章 中国：一个被禁锢在“大一统”中的停滞的帝国谱系——以西欧为参照系看中国	(47)
第一节 以“大一统”为特点的专制官僚政治	(50)
第二节 以“官本位”为特点的“死”的思想文化	(63)
第三节 大一统官僚专制政治“碾压”下的小农经济	(73)
第三章 1840 年之后的追赶	(91)
第一节 发达候选国：中国和日本	(95)
第二节 日本为什么胜出	(98)
第三节 中国为何错失良机	(110)
第四章 1949 年之后的新赛跑	(123)
第一节 起跑点上的中国大陆和亚洲四小龙	(127)

第二节	东亚的第二梯队：亚洲四小龙	(132)
第三节	中国为何再一次错失良机	(144)
第五章	第三次历史机遇	(153)
第一节	1978 年之后，我们改变了什么	(159)
第二节	我们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学了些什么	(170)
第三节	转轨：一壶始终烧不开的水	(174)
第四节	城乡“二元结构”：一条必须迈过的发展之“坎”	(198)
第五节	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	(207)
结语：中国文明的新生		(221)
第一节	文明发展的启示：总结与补充	(223)
第二节	中国未来的课题	(230)
参考书目		(245)

引言

现代化

——即将到手的桃子？



1、若干年以后，子孙们在写我们这段历史的时候，一定会惊讶于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崇拜和执着。大大小小的各类会议，上上下下的政府红头文件，铺天盖地的报纸、杂志、书籍、电视、网络，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在所有一切能承载时代的历史材料中，出现频率最高、最中心、最执着、最为人们所关注和神往的话题就是“经济增长”。

正如“革命”是20世纪初迄至70年代末的“图腾”一样，“经济增长”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图腾”。而促使从“革命图腾”到“经济增长图腾”的转变花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正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特别是邓小平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将中国人从“革命”的思维惯性（意识形态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都是“革命”的产物）束缚中拉回到“经济增长”思维的轨道上来，终于形成万流汇聚不可逆转之势。

历史犹如“跷跷板”。40岁左右的人（如笔者）有幸跨越了这两个时代，如今回味起来，这随历史起落的滋味还真有点像坐“过山车”，急剧的转折让人觉得头晕，有一种失重的感觉。

2、一切恍如梦境：1958年“大炼钢铁”中提出的被后人视为不切实际、“放卫星”的“钢产量”“赶英超美”的目标，在不经意中实现了，中国钢产量已连续6年居世界首位，2002年达到1.8亿吨，相当于居第二名的日本钢产量的两倍；20世纪60

年代同样被后人视为“放卫星”的粮食亩产“超千斤”的神话，现在已经是稀松平常事，农民在为粮食多了卖不出去、政府在为谷贱伤农而一筹莫展；旧中国什么都是外国制造的，“洋货”满天飞，如今，“中国制造”摆满欧、美、日、亚、非、拉各国超市的货架，中国几乎各类制造业产品的世界市场占有率都在不断地快速攀升，中国似乎正在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目前已有100多种商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行业遍布纺织、家电制造、通讯设备、医药、机械装备、化工10个行业，以2001年为例，彩电的产量为3936万台，占世界总产量的29%，洗衣机1443万台，占世界的24%，冰箱1279万台，占世界的16%，空调1827万台，占世界30%，电风扇和照相机分别为7661万台和5514万个，世界份额均超过50%，电话机产量为9598万台，占世界的50%，显示器年产4590万台，占世界42%，钟表15万只，占世界75%，青霉素和土霉素的世界份额分别为60%和65%，维生素为50%，拖拉机和集装箱占世界份额的83%；仅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美、日的众多商家仍将中国市场列为“边缘市场”，只将在欧、美、日主流市场上淘汰的性能款式均“过气”的产品投放中国市场，如今，同样的商家已经是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市场推出最新款式最佳性能的产品了，为了更贴近中国市场，它们还纷纷把研发中心设在中国；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2002年世界第一，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二，中国电话装机量、手机拥有量均居世界第一……“革命时代”的人们做梦都想做到而怎么也做不到的，现在做到了，那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现在也做到了。

3、于是，“中国的崛起”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范围不断升温的话题。“谁来养活中国人”，说的是当中国像美国一样富有，从而像美国一样消耗资源时，地球资源（最重要的是粮食）可能面临的危机；“中国崩溃论”，无非是看到中国内部的种种矛盾可能难以承受经济持续高增长带来的压力；“中国经济掺水论”，也无非是怀疑中国经济增长没有像数据显示的那么快，

但是，即使扣除所谓“水份”，中国的增长仍然首屈一指，何况学术争论的结果证明了中国经济增长既有夸大的成分，也有低估的成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似乎更倾向于后者；“中国威胁论”，反映的则是各个国家、企业、团体和个人当一个经济的“庞然大物”突然来到自己的身边时心理所感受到的“不安”、“疑虑”和“恐惧”，即使实际上构不成“威胁”，相反，可能还带来更多的机会……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和机构的兴趣不在判断“中国的崛起”是否可能和了解“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后果上，他们似乎认定“中国的崛起”是谁也挡不住的趋势，因而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可能出错），热衷于预测中国什么时候赶上日本、什么时候赶上美国。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按实际购买力（PPP）计算，1995年中国GDP超过了日本，1999年中国GDP比日本高出35%；1999年，按当年的汇率折算，中国的GDP为9800亿美元，美国为83510亿美元，日本为40790亿美元。乐观的经济学家预测，2010-2015年中国GDP就可以赶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则要相对保守一点，将这个时间定为2020年-2025年。美国人丹尼尔·伯恩斯坦和阿利·凯撒所著《巨龙——中国的未来：对全球商业、经济和秩序的意义》一书，把预测时间定在了2024年：到那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与美国相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生产国，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产品消费市场；中国成为亚洲的财富和权力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规模紧追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但已超过伦敦证券交易所、东京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中国沿海城市，如上海、广州已成为亚洲最繁华的都市，内陆城市，如北京、武汉、成都和重庆已成为中国发达经济的重要枢纽；经过30年的资本积累，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主要的资本输出国，20世纪90年代外资大举投资中国的局面将被颠倒，中国公司将大规模投资亚洲各国和全球……人们为这样的预测而激动不已，因为假如预测能顺利实现的话，那将意味着人类22%的

人口进入发达社会，意味着地球上的发达社会的人口在现有基础上再翻一番，意味着发达社会的人口接近地球总人口的一半，它所显示的示范效应更是非同小可……

不管怎样，人们在谈论 21 世纪人类的未来时，已经不能忽略中国的存在，毋宁说“中国的崛起”成为影响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版图”变化的最大、最核心的变量。在很多人的眼里，21 世纪的历史进程将要围绕“中国的崛起”来展开。历史学家似乎已经为未来准备好了命题：如果说 20 世纪是美国的世纪，那么，21 世纪则是中国的世纪；如果说苏联的建立和解体是 20 世纪最大的最有影响的事件，那么，“中国的崛起”则是 21 世纪最大的最有影响的事件。

4、被这个世界边缘化了太久太久的中国和中国人，终于再一次回到世界的“中心”。除了猛然一下被人们关注显得不太自在（不久以前，当外国人评论中国时，语气仍然充满轻视和嘲讽，现在突然如此关注中国，目的何在？有什么阴谋？），因而忍不住要辩驳几句外，毫无疑问，中国人对经济增长的“执着”被这种“关注”加强了，中国人内心的自豪感和勃勃雄心更是受这种“关注”的激发而大幅度“升温”。于是，大楼要建世界最高的，工程要建世界最大的……一切的一切都要争世界第一。搞企业的纷纷把目标定为“世界五百强”；各省、市、区也将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提前、再提前；经济学家们更断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可以再持续 20 年、30 年甚至 50 年。

“现代化”似乎是一枚触手可及、近在咫尺的“桃子”，中国经济增长也似乎可以像现在这样一直持续下去。而且，保持“高增长”更是中国政府一个必须长期坚持的政策目标，因为没有“高增长”，中国就难以缓解每年新增一千多万劳动力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的就业压力；没有高增长，经济结构调整所导致的种种矛盾就无法化解；没有高增长，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就会进一步拉大，社会对各项改革的承受力就会大大降低……不管是在经济学界还是决策层的思想中，在发展（在大多数人心里就是“增长”）

中解决一切前进中的问题，已经被当成一条重要经验和行为准则。

不过，只要稍微理性和冷静一点，凭直觉，我们也知道“一直高增长”不可能，看一看西部农村，你怎么也得不出“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门槛上”的结论。但是，30年前，又有谁会想到中国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2001年世界经济出现衰退，当时人们都为中国经济担心，担心中国经济会成为“下一个”，然而，中国经济不仅安然无恙，似乎比外部世界出现“危机”和“衰退”前增长得更稳更快更好，中国经济能够经受这样的“大风大浪”，说明中国经济具有某种“免疫力”，由过去看未来，我们难道不应该对她的未来充满信心吗？

很多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未来持续高增长设定了“改革”的条件。比如，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获得成功，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得到协调发展，就业问题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等等。最近一份权威机构的研究报告就认为，政府职能与改革开放新阶段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国有大企业改革难度加大、垄断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投融资体制改革进展缓慢，金融体制存在较大缺陷、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社会信用严重缺损、市场秩序比较混乱，社会保障制度漏洞较多等，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经济时报》2003、7、15）。换句话说，只要按照这份“诊断书”开出“药方”，把这些“病”给一一治好了，中国经济未来数十年的持续高增长就不是问题。

也有很多经济专家把中国经济未来持续高增长的条件锁定在“开放”上。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开放”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就整个国家而言，1984、1992年是“开放之年”，也是经济高增长之年，历史似乎告诉我们，凡是“开放”步伐迈得大而快的时期，经济增长也就快而持久，反之就慢而且间歇。就地区和行业发展而言，东南沿海是开放的前沿，也是增长的“排头兵”；彩电冰箱等行业最开放，竞争最激烈，它们发展得也最好；因此同样可以得出结论，凡是开放程度高的地区和行业，

发展得就好、就快，反之就差、就慢。2001 年底，中国正式签署文件，加入 WTO，掀开了改革开放新的一页，中国政府向世界承诺，分步骤地开放农业、电信、金融、贸易和其他服务业市场，降低直至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人们期盼着全方位的开放能够激活那些落后的地区、落后的部门和行业，使之得以更快更好地发展；人们期盼着开放步伐的加快能够“振衰起弊”，使经济生活中多年难以解决的“痼疾”一朝痊愈；人们期盼着全方位的开放能够带来全方位的彻底的改革，首先是政府的改革，政府颁布和执行法律、法规必须公平、公正、公开，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必须是中性的，除保证市场契约得到严格执行和具备良好秩序外，不干扰市场的正常运行，其次是市场主体的改革，不论是什么所有制的企业，其行为必须合规合法，还要具备与国外“选手”竞争的竞争力……

“入世”第一年，世界给中国打了 90 分。除了促进发展和推进改革外，出口的高增长（在全球经济和贸易衰退的情况下仍增长 30% 以上）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突破 500 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是两个意外的收获。中国“现代化”似乎正按照预定的“改革”、“开放”的图纸一砖一瓦地建设，一步一步地变为现实，中国经济未来持续高速增长似乎又获得了新的多重保证。

5、看起来好像是如此：只要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成功了，只要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能够更协调地发展，只要就业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神话”就会变成现实。

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向前推进，人们发现，改革难度是越来越大，改革动力是越来越弱，改革似乎迷失了方向。原因何在？一些人将之形容为“触及旧体制的核心”、“解决深层次矛盾”；另一些人认为，改革之所以变得困难，是因为它越来越多地涉及到社会各群体利益格局的调整；还有一些人认为，过去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则到了“综合配套、整体推进”的